

《玛纳斯》，千年史诗焕发生机

杨明方 李亚楠

蓝天白云，群山环抱。在国土最西端新疆乌恰县一座水库当保安的江努日·图日干巴依，只要唱起英雄史诗《玛纳斯》，眼前就会情不自禁地浮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鼓励他保护、传承好《玛纳斯》的场景。

2022年7月13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，乐曲声起，雄浑激昂。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(以下简称克州)的非遗传人江努日·图日干巴依带着徒弟玉米塔力·耶提库，为总书记吟唱《玛纳斯》。

“可以唱多久？”总书记观看了绵绵不绝的史诗，笑着问他。

“一天一夜都唱不完。”

听到师父的回答，3岁开始学艺的徒弟自愧不如：“我只能唱60分钟。”

“也不简单了！”总书记亲切地望着这个14岁少年，“年轻一代要很好培养，更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、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”

《玛纳斯》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，堪称“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”。2006年，8部23万余行《玛纳斯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9年，史诗《玛纳斯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。去年4月6日，历时10余年，8部18卷23万余行、2000余万字的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。



核心阅读

《玛纳斯》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，堪称“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”。2006年，8部23万余行《玛纳斯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9年，史诗《玛纳斯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。去年4月6日，历时10余年，8部18卷23万余行、2000余万字的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为了让各族观众接受、喜爱《玛纳斯》，表演形式也在不断变化、丰富。1984年，《玛纳斯》第一次从草原搬上舞台。此后，《玛纳斯》以二重唱、合唱、弹唱、对唱、表演唱、歌剧、舞剧等不同形式与观众见面。

的表演机会。

“荒滩变成了湖泊，湖海变成了桑田，丘陵变成了沟壑，雪峰也改变了容颜，英雄玛纳斯的故事，却在代代相传……”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，正是一代代“玛纳斯奇”的心愿。

要保护、传承好《玛纳斯》

青青草原，白色毡房，一对新人喜结连理。江努日受邀为宾客演唱《玛纳斯》，关于英雄的诗句不断吟诵着……突然，毡房的门被打开了，门帘被卷起来了——原来毡房外还有那么多人，大家都被英雄的故事吸引过来，站在那里安静地聆听。

从早上唱到晚上，江努日的眼睛困得睁不开，但他舍不得停下，不忍让喜爱英雄的人们失望，优美的句子不断奔涌而出。

《玛纳斯》第一次出版时，只出了两卷，共印刷2万册，平均每10个柯尔克孜人就



▲演员在表演《玛纳斯》。

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

有一册。这样的发行量当时在全国出版行业中十分罕见，足见柯尔克孜族群众对《玛纳斯》史诗的热爱。

如何丰富史诗的传承方式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跨越千年的民族文化瑰宝？新时代，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英雄史诗《玛纳斯》日益焕发新的生机。

去年7月，从乌鲁木齐回到乌恰县，刚一下车，江努日就被赶来的各族群众围住了。江努日说：“作为一名《玛纳斯》传承人，我会更加努力培养年轻的‘玛纳斯奇’，为《玛纳斯》的保护、传承、传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如今，江努日已收了30多个徒弟，用心教每一个徒弟唱好《玛纳斯》，是他最快乐的事。

“我3岁起就跟着妈妈唱《玛纳斯》，加入到传承的队伍中。”在上初中二年级的玉米塔力说：“作为小‘玛纳斯奇’，我想让更多人认识《玛纳斯》、了解《玛纳斯》、喜欢《玛纳斯》。”

据了解，近年来，克州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、传承与创新并重，对包括《玛纳斯》在内的各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强保护。已连续举办8届“玛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”，定期举办《玛纳斯》演唱会或比赛，翻译出版《玛纳斯》代表性异文，举办《玛纳斯》国内国际论坛，等等，并利用展览、绘画、歌舞剧等现代艺术形式，让《玛纳斯》为更多人所知。

英雄史诗飞入寻常百姓家

歌舞剧《玛纳斯》3月18日起参加民族地区艺术团晋京展演。伴随着铿锵的鼓点、悠扬的库姆孜乐曲，柯尔克孜族小伙巴合提白克·艾克拜扮演的英雄玛纳斯跳着马蹄舞登场，演员们用灵动的肢体语言生动演绎着英雄的史诗……

克州歌舞团在口头传唱基础上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借助江苏省援疆力量编创了歌舞兼备、叙事抒情的原创歌舞剧《玛纳斯》。以歌舞剧形式演绎《玛纳斯》，具有连贯性和丰富性，更容易被观众接纳，也具有传播力。

巴合提白克的父亲也扮演过玛纳斯，受父亲影响，他从小就喜欢这部英雄史诗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《玛纳斯》，他要尽自己所能把歌舞剧《玛纳斯》演好。

2020年初，南京紫金大戏院。宏大磅礴的气势、震撼人心的音乐、热情豪放的舞姿、嘹亮的歌声、浓郁的民族风情，让观众沉醉在传奇之中。这是歌舞剧《玛纳斯》首演，用《诞生》《结盟》《大婚》《远征》《回归》5个篇章，讲述英雄玛纳斯诞生、成长、团结部落英勇奋斗的全过程。很多观众可能听不懂柯尔克孜语演唱的内容，但音乐是共通的语言，库姆孜、口弦、笛子等乐器和舞蹈展示的情节，将他们代入英雄的故事中。

最新复排版的歌舞剧《玛纳斯》，由克州歌舞团演职人员和“玛纳斯奇”共同出演。从小听《玛纳斯》长大的买买提吐尔干·艾色克是一名“玛纳斯奇”，也是克州歌舞团的一名作曲家，他不仅参演歌舞剧《玛纳斯》，还参与其背景音乐创作。为了提升演出效果，他根据《玛纳斯》的曲调融入一些现代音乐元素，使其更加丰富和更具感染力。

一直以来，《玛纳斯》都是以“玛纳斯

奇”单人无乐器演唱的形式进行传唱。随着时代发展，为了让各族观众接受、喜爱《玛纳斯》，表演形式也在不断变化、丰富。1984年，《玛纳斯》第一次从草原搬上舞台。此后，《玛纳斯》以二重唱、合唱、弹唱、对唱、表演唱、歌剧、舞剧等不同形式与观众见面。

近年来，新疆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根据《玛纳斯》唱本改编的舞剧、歌剧、歌舞剧先后向外界公演，千年英雄史诗《玛纳斯》不断被更多人认识。

期盼更多人喜欢《玛纳斯》

闻着油墨香，摸着《玛纳斯》三个烫金大字，江努日眼眶微红。去年4月6日，历时10余年，8部18卷23万余行、2000余万字的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。他知道，从此以后《玛纳斯》可以被更多人认识、了解了。

2004年，克州政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联合成立《玛纳斯》汉译工作领导小组(后改为《玛纳斯》汉译工作委员会)。以江素甫·玛玛依演唱的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再版柯尔克孜文版《玛纳斯》为蓝本，启动《玛纳斯》柯尔克孜文翻译工作。汉译工作委员会共组织40余名专家统一翻译名词术语，制定翻译细则及工作流程，要求8部译文风格一致，兼具美学价值，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贺继宏2005年从克州史志办退休后，成为克州政府文化顾问，投入到《玛纳斯》的汉译工作中。他说：“《玛纳斯》的编译困难重重，从最初查找资料到重新组织歌手、翻译、记录员等，终于完成全部翻译初稿。”

“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，是史诗《玛纳斯》从口耳相传到文字传播的历史性飞跃的又一个重要成果。”贺继宏表示，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的发行，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，计划对8部《玛纳斯》进行精编，制成小册子对外发行。一方面解决整部图书价格过高的问题，另一方面缩减精编内容，让读者更方便地阅读，进一步提升《玛纳斯》的影响力。

相较于老一辈“玛纳斯奇”，玉米塔力等青年经过学习可以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。在《玛纳斯》汉文全译本发行后，年轻一代“玛纳斯奇”开始尝试用国家通用语言演唱。

“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，我们怎能不把它演唱；这是先辈留下的遗产，代代相传到了今天。只要唱起先辈的英雄故事，优美的词句就会喷涌而出！”

毡房前的板床上，几位“玛纳斯奇”盘腿坐成一排，交替演唱。雄浑大气、婉转悠扬的诗句，飞向蓝天、飘向远方。



▲牛犇速写。蔡华伟绘

为人民创作是一生追求



一部影片有许多角色，每一个人物都是重要的，你就是露个脸，说一句台词，也得出彩

他的本名叫张家景，因为电影，观众记住了牛犇这个艺名。1946年摄制的电影《圣城记》中的村童“小犇”，是他饰演的第一个角色。在《圣城记》中担任主演的谢添，提议他改名“牛犇”：“小犇，你再加上三个牛，就叫牛犇吧。四头牛跑得比谁都快！”自此，无须扬鞭自奋蹄，牛犇在中国影坛奔跑近八十年。

“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同志了”

信仰是人生的根本，有了信仰，生命之树就枝繁叶茂。从“小犇”演到如今的牛犇爷，再到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，牛犇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一生的信仰和追求。

2018年6月，83岁的牛犇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秦怡和我作为牛犇的入党介绍人，见证了他的光荣时刻。牛犇对大家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同志了。”我在现场领誓，他一字一顿读得响亮，眼睛里饱含泪水。

那天晚上，在他的家里，他拿出两枚共青团员的团徽对我说：“我是一个苦孩子，小时候父母就病死，我跟着哥哥，在片场长大，接受这些革命思想是本能。当年，在我和妻子加入共青团时，我们就约定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
“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。”入党之后，牛犇有了更高的追求。他说：“我已经80多岁了，我要抓紧拍更好的作品。”

“角色再小也要演出彩”

从早期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小庞、电影《飞刀华》中的李少雄、电影《天云山传奇》中的王立汉、电影《牧马人》中的牧民老郭、电影《日出》里的小顺子，到近年来电影《一步之遥》中的牛犇爷、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弄堂老人、电视剧《老酒馆》中的老二两等，牛犇演的大多是小角色。还有些角色甚至没有名字，比如老校长、老教练、李老头。

电影主角是焦点，配角往往表演空间有限。牛犇坚持：“演电影是件大事。一部影片有许多角色，每一个人物都是重要的，你就是露个脸，说一句台词，也得出彩。角色再小也要演出彩。”他像画简笔画，寥寥几笔，勾勒出人物，在几场戏、几个场景、几句台词中把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，让人过目难忘。这种“一瞬即闪光”的能力，就是艺术家塑造角色的创造力，背后是一种爱琢磨生活、爱琢磨人物表演的专注精神。

“小犇的戏我一向很喜欢，什么影片里有他出现，戏就不显得是戏了，就像生活中真有其人、真有其事一般。”赵丹在《银幕形象创造》一书中曾这样写。

牛犇成长于片场，与白杨、陶金、李丽华、赵丹、舒绣文、刘琼等前辈们一起创作，耳濡目染中得到启蒙、收获教益。尽管他没有系统学习过表演，但凭着前辈的指导和自己的悟性，加上善于思考，逐渐琢磨出一些出彩的东西。

“只要有观众看，我就得好好演”

电影是集体创作，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并且尊重其他角色，这是牛犇的职业精神。所以在片场，牛犇时刻关注导演，时刻观察其他演员的戏，导演一挥手，就能投入演出。

许多与牛犇有过合作的导演，都对他的表演赞誉有加。张艺谋曾感慨：“一件衣裳，一顶草帽，一抹胡茬……到了牛犇那里就会‘活’起来。”他们这代人把人民视为父母，把艺术当作生命，他发现了牛犇创造力的这一来源。牛犇这一代艺术家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，人民和时代是他们最深沉的情感所系。许多年来，我在电影艺术家们身边工作，被他们的这种信仰和情怀深深打动，并由衷地感到钦佩。

牛犇在表演中坚持一条原则，那就是：哪怕只拍背影，也不用替身。拍摄电影《海鸥老人》正值寒冬，牛犇扮演的老人在戏中为了救落水孩子，需要跳进冰冷的湖水中。虽然年近八十了，但他拒绝替身。拍摄《高中锋、矮教练》时，他演的矮教练追到黄河边，想劝返出走的高中锋。导演和摄影机在船上，牛犇需要直接向河中走去。导演不喊停，牛犇就没有停。天性乐观幽默的牛犇，即使受伤也不轻易离开片场。他说：“只要有观众看，我就得好好演，戏大过天。”

入党近5年，八旬高龄的牛犇一直东奔西走，参加了十几部影视剧拍摄，同样都是小角色和普通人，他依然努力“一瞬即闪光”，用艺和德与年轻的演员交流。正如秦怡在同意担任牛犇的入党介绍人时所说：“我相信，他会做得很好。”

(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)



▲原创民族歌舞剧《英雄·玛纳斯》。

杨明方供图

